

月 / 亮 / 岛 / 文 / 化 / 随 / 笔

情绪的

毛时安著

风景





情绪的风景

毛时安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情绪的风暴

毛时安著

责任编辑：萧 元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望城县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625

字数：186,000 印数：6,001—10100

ISBN7-5404-1579-7
简易精装：I·1256 定价：13.1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望城县高塘岭镇湘江东路 251 号 邮编：410200)



月 / 亮 / 岛 / 文 / 化 / 随 / 笔

BISZ 8/05

目 录

序 我们能从文化中获得什么	1
---------------	---

文化风景线

闲话“主义”主义	3
批评的瘫痪	6
读书、写书、出书	10
正视紊乱	13
文化三谈	16
海上星空	21
奇异的智慧者	31
石库门，一个衰落的神话	34
杂感三则	39

想想还有什么好吃的	44
今天我们怎样过节	47
荒唐正常各参半	50
零点调查感言	53
书摊边的闲言碎语	57
一场世纪末的争论	61
永远的鲁迅	64

穿行在语言的密林中

读《女儿和情人》	68
淡淡的，梔子花	71
都市里的无花果	74
充满农民感觉的伪城市小说	77
虚幻的升值	80
罂粟与斧子	84
秦腔苍凉自西来	87
《老子》和陈村的小说《老子》	90
一个古典女性的现代凄迷	99
书在边缘走	104
激情与意义共舞	106
期待与反期待	112
具有当代性的雕塑史	116
英雄苍凉	120
谁是鸽子	123
理解时代	126

意象世界回眸

北方，有棵白杨树	129
----------	-----

丹青不知老将至	133
列宾巡回上海	137
大自然的倒影与回声	140
不漂亮之美	145
赤子之心与清丽之美	148
梦幻从何而来	152
都市里的禅意	158
美丽的心灵意象	162
秋日，最后的守林人	167
执著高扬的艺术生命	170
漫话时代的漫画	173
阅读“新架上”	177
一则巴黎的寓言	181
时代的智者	186
朝圣的艺术家	191
一个东方人看米罗看东方	195
回眸	198
眼睛和心灵的传奇	201
蓝色的遐想	204
王先生、漫画精神和经典	207
我舞故我在	210

我们需要真正的感动

我们需要真正的感动	213
情绪的风景	217
心理噪音从何而来	220
“乡下人”看都市	224
老三届碰到新问题	227

有感于鸟道的失传	229
选择理想还是选择现实	232

后 记	235
-----	-----

序 我们能从文化中获得什么

吴 亮

我们愈来愈深地陷于日益增多的文化碎片中(或者漂浮在它的表层泡沫之上),它究竟能给我们些什么有益的营养以及负效应呢?

我的朋友毛时安的对策与我的“鸵鸟政策”有所不同,他是一个向各种趣味和问题开放的人(一个文化的杂食者),博杂、变通、灵活多变。这可以认为他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写作者,他总要参与到社会中去,对周围的、目击到的以及听到的事物作出迅速反应,然后予以批判性的评论。这也是为什么他总是频繁地出席各种各

样的专题会议、在电视屏幕上曝光、不断有文章发表在报刊上的原因。特别是最近，他一直利用这样一些场合，顽强地宣传鼓吹他们那一代（老三届）知识分子的人生信念和价值观念，并用这些信念和观念全力对抗盛行一时的各种流行观念和时尚。

现在，他把这类即时性的短论、随笔加上他别的几篇“学院派”学术论文编成这本《情绪的风景》，可以让我们依次看到他的兴趣轨迹，观点的行踪以及他所观察到的当代文化风景，他曾以怎样的姿态和口气参加到文化的大合唱之中，他坚持了些什么，又改变了些什么，他预见到了什么，有些什么精辟之论，他又错误地估计了什么——总之，毛时安的所有观点，都印证了我们时代在近年中的矛盾、变动和演化的过程。

由于毛时安的热情和对各种文化事物的敏感，他的大量文章是带有时效性的——但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觉。因为毛时安还有另一类文章被他的灵活形象掩盖了：对许多比较专业的文化课题，毛时安都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看法，比如对于现代文明的忧虑，对城市高层建筑林立的不满，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对艺术和生存本体问题的哲学和美学思考，但人们却不是太了解，连同行们有时都误认为毛时安是一个博杂的、聪明的、写作迅速的评论家，而忽视了他的另一面——总在思考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今天，他思考的是“文化泡沫”问题）。哪怕是在那些迅速写就的随笔之中，他也不忘记要强调，或不经意地流露出这种文化忧虑的意向来。人们常常忽视了在毛时安的随和的背后，隐含着焦虑感和那种对自己信念的固执坚持。

我不知道这个责任应当由谁来负。但我想说的是，毛时安的对策对他个人来说是合适的，因为他善于从文化中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灵感、即兴的意见、题目、写作的冲动。他用出世的观念顽固地出演入世的戏剧。不管怎样说，要了解毛时安的全部见解，就应当去读他的这本文集，虽然他写的文章远远不止这些。

闲话“主义”主义

时下盛行的热门话题是买股票开公司。谈“批评”显得很精神很贵族很奢华。但是，无论是职业还是事业，都逼得你无法回避关于批评的种种本体和现象问题。批评无疑正在出现一种衰退和疲软的颓势。当日的喧嚣与生机已不复存在。个中原委多多，不一而足。而我却突然想到几年前王朔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中的那个头儿刘顺明把他新发现的奇人唐元豹介绍给一群男孩的场面：

“这是我的最新作品，”刘顺明拍着元豹对男孩们说。

“提提意见，哪儿咸了哪儿淡了？”

“脸上有点像愤怒的青年。”

“不对，倒不如说垮掉的一代。”

“腿长得有点结构现实主义。”

“衣服穿的挺后现代的。”

一边读一边走神。我想，这些孩子怎么语汇竟贫乏到如此境地。难道除了“主义”，他们就不会再说些别的什么有趣的话。但转而一想，如果批评界知识界，再继续这样操着各种“主义”说话写文章，难保我们的下一代不像这群“男孩们”。我觉得，这些年文艺批评界有一种言必称“主义”的“主义”主义的倾向。

自然，主义主义并非截然的坏。新时期文艺批评是在“文革”这样一种特定的文化废墟上建设起来的。从现实主义开始，到形式主义、新批评、女权主义、结构主义——的各种主义开阔了批评的视野，拓宽了批评的空间，启发了批评的路子，使批评一时间变得五花八门令人兴奋起来。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会发现主义主义又实实在最终割割了批评的锐气，葬送了批评的生机。

主义主义，使批评染上了过于精致过于繁琐乃至流于夸张的那种经院气。批评家们常常不是为解释阐发作品而批评，他们仅仅以作品为药引子大开自己的主义主义药方。常常见到一些批评文章，大约三分之二在谈自己熟悉喜欢的那个主义，待到读者要看他对作品的见解时，对不起，下边没有了。主义主义使批评文章堆满了各种术语的破脚碎砖烂瓦，使批评文章变得面目可憎，没有一点活气。说实在的，读者现在看到那么多味同嚼蜡的主义就已经倒了胃口，还有什么心思读你的批评。主义主义既疏离了作品和它背后的作家，也疏远了读者。特别要指出的是主义主义者中很有些有大学问者，但也有不少恰恰是以主义主义的高深来掩饰自己的浅薄的，似乎有了什么主义，就顿时变得学问起来了。

各种主义走马灯一样，扪心自问，连我们自己有时也已经搞不太清楚；这十来年中我们相信过多少主义，变换过多少主义。我们不仅历时性而且共时性地交互使用各种主义包括各种主义的范畴

和术语。各种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批评中不可或缺的思维拐杖。主义主义使批评界产生了对主义的依赖性。由于各种主义,使得批评家头脑变得迟钝起来,创造性和想象力被用来寻找各种各样主义。以至我们时常陷入一种主义主义的焦虑中——为一时找不到合适主义去解读作品而焦虑。

所幸的是,主义主义恐怕要走到尽头。我们已经在十年中玩遍了外来的各种主义,从最古老的现实主义到最时兴的解构主义。本世纪余下的十年要看批评家自己了。周扬同志生前曾耿耿于怀,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夏衍同志最近曾充满激情地把二十一世纪称为“中国的世纪”。

我想,对于中国的批评界来说,应该有上面这样的宏伟预想,把二十一世纪作为中国的世纪,创建文艺批评的中国学派、中国体系,而要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重新燃起批评家想象与创造的热情,重新建构想象与创造的能力。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广泛借鉴综合各种主义,但决不陷入主义主义的怪圈中,最终确立起我们自己的“主义”来。

1992. 7. 13

批评的瘫痪

一九八五年，曾有批评家兴奋地预见，“文学批评，这曾经是文艺领域中被冷落的灰姑娘，正在异乎寻常地变为舞会上的皇后。”时隔几年，昔日的诱人前景正在变为越来越遥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从读者到作家再到批评家自己，都对报刊杂志版面上那些被称为文艺批评的东西失去了兴趣和信心。是的，那些没有一点锋芒没有一点灵气，懒洋洋地却又充满着平庸乃至庸俗气息的文字，怎么能算是文艺批评呢？它们除了玷污败坏文艺批评的圣洁名声，还能干些什么呢？批评陷入了空前的危机。我们当然可以把它现在的狼狈尴尬推卸为严肃文化在今日世界的普遍性必然性的

困境。但是，恕我直言，批评的严重危机在于自身的瘫痪自身的堕落。

这本来是个特别需要倾听批评呼声的时代。在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性社会转型中，文艺面临着重新选择重新定位，面临着许多的纷乱无序和困惑，面临着一个充满着丰富内容错综矛盾各种变化和无限可能的世界，也面临着怎样用新的风格新的形式去表现这个时代纷乱的节奏忙乱的情绪匆乱的变化。文艺批评还从来没有遭际过像今天这样充裕的腾挪空间。然而批评这几年没有干出几件像样的事来。它，瘫痪了。

面对纷繁复杂急管繁弦的现实，批评显得手忙脚乱毫无应对，失去应有的创造力，特别是失去了面对现实，创造解释新艺术现象新范畴的想象与独创力。新时期以来，文艺批评一度引进创造了大量新的范畴和术语，来概括探讨当时新出现的文学艺术现象，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这些富于想象力的范畴来自文学，不仅贴切地概括了文学的整体特征，而且极大地刺激了文学自身的生机和繁荣。但是时至今日又是几年过去了，当年的新范畴已成昨日黄花，批评家们却再也没有能从自己的思想库中取出新的批评武器，没有提供出新的批评术语和范畴。我们一古脑儿把失去理想主义热情光彩的市井文学，把灰蒙蒙散发着掘墓者陈腐气息的写历史的小说，或其他什么作品，一古脑儿塞进“新写实主义”的网兜里。把今天的文学进程不分青红皂白纳入“后新时期文学”的模式中。所用的范畴术语一概是原有的范畴术语，唯一的不同是加了前缀或后缀。新术语的产生公式就是：前缀+旧术语+后缀。有朋友解释说，这是因为人类创造积存的术语名词的大草原已经有足够青草可以喂饱我们这些流浪的羊群。似乎我们的任务只是埋头吃草而已。但是，我们的前方真的没有新的草地吗？难道我们真可以无休无止地“后后……新时期文学”下去，并且以此作为千秋万岁文学史分期的理论框架吗？新的范畴术语是任何一

种新的批评理论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支点。新的批评变革总是首先从范畴术语的变革开始的。它是批评家想象力的表现。我们不得不遗憾和悲哀：批评家的想象力在萎缩。所以，这些年批评界再也没有贡献出像“批评即选择”、“深刻的片面”这样一些漂亮机智而富于想象力的批评命题，剩下的只是老调重弹了。

没有理论交锋是批评瘫痪的又一表现。我们不妨简略回顾一下新时期文学发展以来，先后展开了多少次重大的文学论争：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新美学原则、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文学主体论、文学功能、文学本体论、重写文学史……。这些论争一般都有重大性，牵涉到文学存在的价值目的性；有持久性，论争时间一般都持续长达半年甚至更久；有广泛性，牵动批评界方方面面的人士，包括许多作家；有激烈性，论战场上硝烟弥漫，论战双方面红耳赤。笔者当年曾亲耳目睹参与过这种虔诚认真生动的论争场面。文学论争给新时期文学灌注了巨大生机与活力。新时期文学就是在这种激烈的论争不断吸收有益成分而得以发展、繁荣的。批评本身就是凭藉哲学意义上的对立——与作家的对立、批评家内部的对立——而存在的。失去了对立也就失去批评自身存在的理由。但是，几年来批评界一片沉寂，陷于西线无战事的风平浪静之中。中庸主义调和主义消解一切可能有意义而必须认真讨论的重大命题。如现代工业社会中艺术的命运，商业艺术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当前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艺术局部微观变化的深层意义，重建艺术中的人文精神等等。没有论争的批评实际上失去了生命的活力。褒扬无节制也是批评瘫痪的一个表现。现在不少文艺评论充满了褒扬乃至肉麻吹捧的字眼。有的批评文学界“一不小心弄出一批史诗”，其实是批评家一不小心从口袋里掉出一批“史诗”的标签，诸如此类的标签还有“大家”、“大师”、“巨作”、“力作”等等。一些电视剧如《爱你没商量》、《京都纪事》、《皇城根》，还没出台就有人热情鼓噪。一部号称“城市小说”、“当代《红楼梦》”的劣作，居然引起一

片喝彩，如入无人之阵。批评成了一堆到处推销的廉价处理品，大量溢美之辞毫无节制地洒向每一个人头上，就像牧师洒圣水一样普济众人，毫不吝惜。致使不少读者观众看了批评再读小说再看电视，大呼上当受骗。批评之于艺术作品，兼有检验与介绍的双重职能：检验作品的真伪优劣，把真正优秀的文学艺术介绍给大家。现在艺术创作中伪劣产品充斥耳目，真伪莫辨。面对现实，批评的责任就是要打假。但是物质主义已经炮制了大量的“红包批评”。拿了红包，碍于情面，在温情的催化下，科学意义上的文艺批评蜕变成文艺表扬。不仅放弃了打假的责任，而且自己也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制作工场。现在批评界充满了与世无争和气生财的赞扬氛围。这样的氛围，这样轻易地认同一部作品，并且不加思索地与他人达成表扬的共识，正在腐蚀艺术的严肃性。去年吴亮一篇千把字的批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短文，引起了意想不到的轰动。固然体现了批评发挥的对立面的功能，但又何尝不是批评的悲哀，因为这样的批评本来应该很多的。

一切都在纳入毫无个性的顺从主义和虚假的温情主义的轨道。批评的基础——对立面正在迅速而普遍加快它的一体化进程。在这个时候，真正的文艺批评不应该成为传感器，不要輕易地被整合到同一体的秩序中，而应该勇敢地承担起它的对立面角色。保留自己的独立性，用有个性的声音对世界讲真话，讲自己的话。

1993. 10. 30